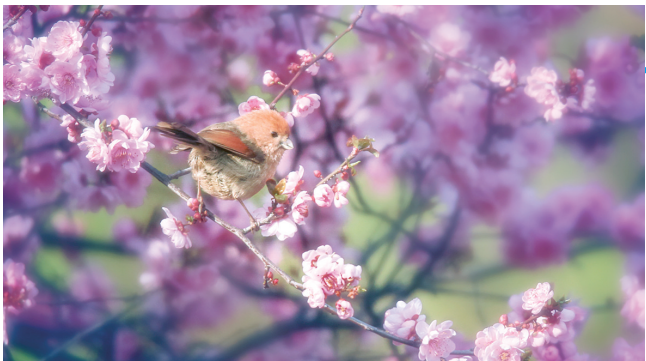




繁花

张成林

摄

疫情时期的“财宝”

王月冰

“财宝”是个智障流浪汉，游荡在我家乡的各个村落。大家不知道他来自哪里，他似乎也不愿说。财宝还年轻时，我外公外婆就经常收留他，几年前，两位老人相继去世，财宝跪在灵柩前嚎啕大哭。后来，我母亲也开始收留他。

财宝平时很少来我家，他一般混迹在远近村庄的红白喜事场面上。但每年腊月底，财宝准会来我家，因为他要送财神赚钱，这是他最大的事业。

每当腊月一到，我妈就去县城用尽量低的价格帮财宝把数千张财神进回来。财宝一进门就会问我妈：“姐姐，财神进了没？”看到那些财神，财宝满足得很。财宝手笨，财神一张张压得紧，我妈担心他一次会送出去几张，这样对他来说成本翻倍，所以她会帮他一张张撕开来，折好，放到他的背包里。这个活起初只有我妈一个人做，后来我们姐弟、我们的孩子们也都帮着做，每晚财宝回来，我们还要帮他把钱数得清清楚楚，捆扎好，一扎扎告诉他多少钱。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财宝的这些钱最后都去了哪里，但我们还是很认真地做了这些事。我妈说：“他常年在外跑，拿了他钱的人，应该多少会对他好点吧。”

今年依旧，小年一过，财宝就来我们家了，背着那些财神挨家挨户去敲门，晚上再背着那些绿哗哗的零钱兴冲冲地回来。

可是，刚过了大年初一，我们就感觉出不对劲了。听说我们县已确诊2例新冠肺炎患者，虽然形势没湖北那么严峻，但亲戚们已纷纷在微信上互相转告今年不登门拜年了。“那财宝怎么办？他天天在外面跑，很可能是个流动的传染源。”我们几乎异口同声。母亲沉默，她没有回答我们。我们再问，她低声说：“难道赶他走？赶去哪呢？他之前住镇上的观音殿，但他连方便面都不会泡，如果把他赶去观音殿，这个时期肯定没人愿意接近他，镇上的饭店、粉店、包子店都关门了，估计他会饿死，于心何忍。”“我们一大家子人呢，十几口，如果他把病毒染回来怎么办，还有前后左右的邻居。”我们理解母亲的担忧，但我们心中已经是恐惧。

就在这时，财宝背着包灰溜溜地回来了，在外面大声喊我妈：“姐姐，我回来了，他们都不开门，说不准我送财神了。”语气里已经带着哭腔。母亲要去开门，弟弟一下子拦住了她，说：“您等等。”弟妹递给母亲口罩和首套，还有一件超大的外套，带帽子的。母亲把自己武装好，出门去了。我们听到她把财宝引到偏房那，给他重新开了床铺，又给他送了丰盛的饭菜和足够的水，一再叮嘱他不能再出去了，就关在这。我们稍微松了口气，叮嘱孩子们千万不要去偏房那边。

可是，第二天早上，母亲去给财宝送早餐时，发现他不见了。“他居然又跑出去了！”我们又急又气。

下午，财宝又灰溜溜地回来了。母亲几乎要哭了，她了解他，不懂世事，倔强，盼了一年的赚钱机会，怎么能泡汤呢？但母亲不能害家人，她知道，财宝出出进进住在这，就像个定时炸弹。她数落他，一再警告他不准再出去，出去了就不要再回来，否则会喊警察抓走他。

财宝老实了两天，母亲每天好饭好菜给他端到门口喊他吃，担心他无聊，还会偶尔隔着门陪他聊几句。

可是，初五那天，也许正是我们在热烈讨论疫情时，财宝又悄悄溜出去了，而且半天后又溜回了偏房，还带回一只脏兮兮的枕头。母亲一边数落他一边又全副武装地给他端去了饭菜和水。我们悄悄商量着要打110把财宝接走，政府应该会安顿好他，好好跟母亲解释，她应该会同意。正商量着，派出所的警车竟然已经开到了我们家的地坪上。

原来，今天财宝自己主动去了派出所，派出所把他送去敬老院安顿，谁知他又跑了。财宝出来，对民警说：“我不是跑了，我是回来告诉我姐姐一声，免得她担心我，以为我会在外饿死，我要告诉她，敬老院我去看过了，那里不冷不饿。”说完，财宝得意地笑笑，“我才不傻呢，有困难，找警察。”

财宝上车了，母亲流着泪笑。车子开动，财宝隔着车窗玻璃大声喊我妈：“姐姐，我的枕头送给你。”

母亲戴着手套拿出财宝送给她的枕头，里面全是绿哗哗的零钱，一扎一扎的。母亲哽咽，说：“这是他的全部家当。”又说，“我不能要他的，给他收好，疫情过了，他还会回来。”

雾朝烟暮

章铜胜

“漫山色青青，雾朝烟暮”，是南宋词人吴文英的《齐天乐·与冯深居登禹陵》中的句子。吴文英的词，从南宋时的张炎始，不为历代词评家所重。张炎曾在他的《词源》中说：“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张炎的评价，无疑影响到了后代的词评家，这对一位词人来说，多少是有失公允的。

读叶嘉莹先生的文章《拆碎七宝楼台——谈梦窗词之现代观》和她所讲梦窗词的内容，才能辨出梦窗词的几分好来，当然这对于梦窗词的欣赏来说还远远不够，可已经能让你从吴文英的词里感受到他巧妙安排的变化和种种情感的生发，就像这首词中的“雾朝烟暮”，只此四个字，便深深地感染了我一样。

以前我是不在意雾朝烟暮的。早晨，看到浓雾，我总希望太阳能快点升起来，盼望着雾尽早散去才好。傍晚时，看到山村的炊烟升起，远山间有了蓝色的烟岚弥漫，心里总是很犯愁，愁的是日暮，有时也不知道自己因何而愁，只是心中会有一些快快不快，惴惴的不安。再读吴文英的词句时，就莫名地喜欢上了他的“霜红罢舞。漫山色青青，雾朝烟暮。岸锁春船，画旗喧赛鼓。”

我喜欢梦窗词中的这份灵动，从霜红罢舞的深秋，过渡到雾朝烟暮的冬末春初，再到岸锁春船、画旗喧鼓的春天，来得那样快，那样自然，又是那样的让人躲闪不及。在季节的轮回交替里，吴文英为我们描述了一个画面感极强的过渡，你不会感觉到这种变幻的突兀，你甚至也难以察觉到季节已经在他的短短几句词中悄然转变。如果节气真的能如此轻快地转换，就好了。

庚子年的冬春之交，人处在煎熬之中，心情总是起伏难平，就像这几天阴晴不定的天气一样，让人难以适从。昨天，白天一直是阴阴的，夜间还下了一点小雨。今天早上，发现屋外起了很浓的雾，对面的楼在隐约之间，看不清楚，心里反倒觉得舒服了一些。进山的那一刻，看着前面雾中的道路和路两边被雾遮掩的山，路隐于雾中，山藏在雾里，看不见路的远方，也看不清山的影子。如此，便觉得自己被雾围困，迷在了雾中，欣喜的是自己竟不以雾中的困境为意，反而喜欢上了这个浓雾弥漫的早晨。

我站在路上，路边有树，有熟悉的建筑，我知道自己所在的位置，向四周望去，去寻找周围熟悉的村庄和山的影子。远处的山影依然难辨，近处的村庄已经在雾里渐渐显影，路旁的水桦树是清晰的，老干上有枯黄的苔藓和攀援类植物，那些伸向天空的枝条像是刺破迷雾的利剑，有水珠不时从树上滴落下来。雾从树梢上开始变淡，用不了多久，雾就散了。我不知道雾是什么时候开始笼罩大地的。一直站在清晨的雾中，雾已经从我的周围散去了，我甚至说不清楚朝雾何时从我身边彻底散去的。抬眼望去，远山深翠，天翠蓝，云雪白，村庄依旧。雾散了，心情便豁然开朗起来。

不远处的山脚下横亘着一个村庄，大概有五六十户人家。村里白墙醒目，红蓝色的瓦，色彩沉着，平房和楼房参差，看习惯了，倒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我常站在路边向那个村庄望去，东家的院门开了，西家的人扛着锄头回来了，都能看得清楚。奶奶在院子里吆鸡，妈妈在院门前喊孩子回来吃饭，只要声音稍大一点，我在这边的路上也能依稀听到。乡音时间，如儿时时的村庄。

太阳西斜时，我看见村庄里有几户人家的院子里升起了缕缕的炊烟，炊烟在房舍间升腾、散开，村庄在一片烟火气里呈现世俗的安宁。村后的山上，浅浅的蓝色渐渐深起来，有淡淡的雾岚在山间氤氲、弥漫，苍然暮色，如烟般笼罩着山和村，那是一派安详的混沌。

再过些日子，房前的花要开了，山间的树要绿了，在雾朝烟暮里，年华暗换，我们终将迎来岸锁春船、画旗喧鼓的人世清明。



章铜胜